

千年银杏的别番滋味

■ 李琳琳

“大树龙盘会鲁侯,烟云如盖罩浮丘。形分瓣瓣莲花座,质比层层螺髻头。”金灿灿的银杏树,因其“状如虬怒、势如螭曲、姿如凤舞、气如龙蟠”而成为众多文人骚客偏爱咏颂的对象,品着含有墨香的银杏树已多年的我,一直希望能亲眼目睹银杏的卓姿,亲自感受微风掠过,叶儿在空中打着波浪盘旋而落的美感,11月26日,一趟随州之行终于了却了我的这份心愿。

那日,虽已入冬,但天公作美,一路暖阳依旧,同事结伴而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行车近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千年银杏谷”所在的随州市洛阳镇。车辆一边行驶,我的心也在一边跳动着,脑海里想象了千万幅银杏叶飘落成毯。我轻盈地踏上这片松软的土地,领略这如画美景的情境,那一刻我仿佛读懂了“诗意栖居”的内涵,犹如一只飞出城市红墙绿瓦的小鸟,心灵被大地之母拥抱着,被赋予了肆意翱翔的权利。可就在我准备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浸入

这片自然恩赐的福地时,一大片干枯的枝桠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我们错过了观赏银杏的最佳时机,现在叶子已经全部落光了,顿时,我盛满期待的心落空了,大家嘴里也都嘀咕着:“四个小时的车程,难道就为了看这些树干?”虽然那里纯朴的民风、静谧的田园、湛蓝的天空和“绝处逢生”的野花已足够吸引我们的眼球,让大家手中的相机不得片刻休息,但观赏千年银杏壮景的心愿未遂,着实是一种教人捶胸顿足的遗憾。

在驱车离开景区的路上,“失望”如攀缘而生的藤蔓缠绕着我的心。“愿望是美好的,但不一定都能实现,还是闭上眼,小憩一下会会周公吧!”我对自己说道。大家也都没有了刚来时的勃勃兴致,都在用各自喜欢的方式休息着。“那边有银杏树,叶还没落呢!”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搅乱了车里宁静的空气,一时间,所有人的眼光都朝那一处望去,待司机把车停在安全处

之后,大伙都赶紧拿着相机涌向那儿株穿着华衣的银杏树。虽然山路崎岖,但丝毫影响不了大家乐访银杏的劲头。果然,在走过一个又一个陡坡之后,我们得到了最好的回赠——在一片绿得逼人眼的草地上长着十几棵对人间还抱有眷恋之情的银杏树,金黄色的叶子随风缓缓散落在“绿毯”上,似乎在欢迎着我们这群远道而来、执著的想要一睹它芳容的游客。站在这片有草有叶有暖阳有微风的土地上,我嗅到了泥土的清香,感受到了在长满叶子的枝桠里迸发出的勃勃生机。这片“落单”的银杏林是我们在经历失望过后收获的最大惊喜,一片片金黄色的叶子搭配着一颗颗翠绿的小草,构成一幅最绚丽的油画,芳草虽无语,却能以不饰雕琢的美谱唱出一首最动人的生命之歌。

观赏尽兴后,带着浓浓的不舍我告别了这片让我切身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深刻内涵的银杏林。坐在车里循迹望去,才

发现那一小片树林其实并不起眼,若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领略到“千年银杏谷”的风光而要坚持下车感受一下银杏“余光”的话,它就会与我擦肩而过。现在回想起来,才悟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失望的时候随意放弃,没有被失望的情愫冲昏头脑,才会有这意外之喜,才不虚此行。

人生的酸甜苦辣,需通尝才可体会生命的艰辛与精彩,一颗心在经历了千百次的磨难后还能永葆进取乐观的劲头该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失望、希望、气候、奋进,每个人每天每时都在接受着不同心境的拷问和折磨。但请相信,只要不随意放弃任何一个细微的机会,你一定会在失望的下一拐角遇见希望,在气候挫折中牵手成功,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惊喜,在百折千回过后体会到曾经努力付出的值得。这趟随州之行,这片耀眼的银杏林带给我的不只是美景享受,更赋予我在逆境中寻找希望的能力和信心。

忘记

■ 周志

忘记	那场纷飞的大雪
就像忘记曾经亲手种下的山茶丛绿中那团绽放的火焰	多年以后倘若有人问起就说早已忘记
忘记	忘记在一朵茶玫里
就像忘记	一场漫天的雪花中
踏雪夜行的踪迹	一抹微笑之后
多年前	冬夜里

母亲的银耳汤

■ 刘欣杰

妈妈在家是不做饭的,却喜欢捣鼓些汤汤水水:绿豆汤、玉米羹、藕粉、银耳汤。银耳汤是妈妈最常做的,银耳温嫩的白里泛着嫩黄,汤是粘稠得恰到好处,一颗颗饱满的红枣愣头愣脑地嵌在其中,圆润可爱。每次我都拿起家里盛汤的大勺子,满满地舀这么一下,就往嘴里送。丝滑的银耳包裹着缠绵的汤水一股脑儿溜进嘴里,细细地嚼着,粘稠的香甜填充了全身上下所有的感官。

妈妈几乎一年四季都做银耳汤。春季草木生发,空气温暖,妈妈就撒些百合,清肝明目,润肺除湿。夏季昼长夜短,酷暑伤津,百合换成了莲子,清热解毒,补脾止泻。夏天在外面跑热了回家,我就从冰箱里捧出银耳汤,甜甜的汤水一饮而尽,偶尔滑进口腔里的莲子带着苦味儿,扫去了夏日的艳阳高照大汗淋漓,凉凉的风从丹田缓缓流遍全身。秋天天干物燥,妈妈把莲子换成雪梨,这做好的银耳汤一直沿食道滑到胃里,梨子被煮得软软的,几乎要融化在金黄色的汤水里了。到了冬天,雪梨变成了枸杞,暖暖的汤水有些烫嘴巴,喝上一大口,手心就微微冒汗了。

谁说女人在家不做饭就不心灵手巧?在妈妈手里,简单的银耳汤四季都在变换着花样。那是妈妈下的心思:银耳汤与春天约会,是“银耳百合羹”;与夏天邂逅,是“银耳莲子羹”;和秋天相遇,叫“银耳雪梨羹”;和冬天撞见,就成了“银耳枸杞羹”。妈妈的心七巧玲珑,这日子,在这细微的变换中向前转啊转,甜甜的幸福渗入每一天。

妈妈说,外婆最会做银耳汤。外婆煮出来的银耳吃透了水,肥肥的很诱人。那时候银耳稀罕得很,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煮上一锅,啧啧,那甜味儿飘得老远,家里兄弟姊妹每人一小碗,三口并作两口比赛似地吃个干净,还不放过碗壁上残留的那么一点点星子。现在家里条件好了,银耳也不是那么金贵了,可以常常喝到。带着香甜的回忆,外婆把手艺传给了妈妈,妈妈又传给我。

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每天干活,爬上爬下的很辛苦。妈妈就常常做这些可爱的汤汤水水,营养又健康。虽然不是正餐,但拥有独一无二的家的感觉。五一假期我出去疯玩了整整三天,晚上拖着行李疲惫地回到家,眼见桌上扎扎实实的一大碗银耳汤……嗯,我到家啦!



连心桥 建安公司 姜磊 摄

本栏欢迎投稿

职工摄影



他是我弟弟

■ 高海玲

我与他,被最原始的关系牵绊在一起,这辈子都不可能断了联系;

我与他,偶尔剧烈争执,毫不客气地让彼此伤心;

我与他,注定要见证彼此的狼狈或是成就,一起成长,互相扶持……

那些记忆的碎片,始终在我脑子里不忘;我们家楼层高,每次想吃零食都互相帮着带。那次习惯性地问他要什么,他不吭声。等我下了几层楼,他在上面嘟囔嚷:“姐,我还没回答呢。”我蹬蹬蹬地跑上来,问:“要吃点什么别啰嗦!”他轻叩一下我的头,一下子跳开老远:“回答——其实是不想吃什么。”

那样狡黠的神情,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梦中浮现。

每个人都有沮丧叛逆的时候,可我不明白,他怎么过渡得如此艰难。转眼弟弟上中学了。我不清楚他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总之是郁郁不乐。起初是沉默寡言,每次通电话,声音小小的、闷闷的,没有生气。心里有事,也总是不肯轻易述说。

他真的不似从前了。我已明显地感觉到,他对许多事情提不起什么兴趣,尤其是学习。在挫折面前,他选择了逃避。怎么是

逃避呢,我的弟弟?!起初我觉得有些伤心。后来,我说服自己理解他。

可他不能理解自己。我知道,每个小孩在心底都是希望受到周围人赞赏的。一个还在中学时代的学生,怎样才能让周围大多数人肯定他呢?除了学习我想不起别的。所以,他放弃了学习,也就慢慢放弃着其它美好的东西。

生活总不能一直无聊下去。他们找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消遣。他迷上了电脑,迷上了游戏,迷上了虚拟世界……

我实在不明白,究竟怎样的经历,能让一个活泼逗趣的孩子变成这样。他真的不近人情,甚至让人心灰意冷。仗着父母的宠爱,生活中无尽索取,不知回报。除了游戏中的伙伴,他无视别人的感情。有时气极了,真不想理他,但我听见电话里妈妈忍住不哭的声音,当我安慰气得浑身发抖的爸爸,当我……一不小心忆起他孩子气的形象,我的心,总是平静不下来。

我冷静地处理着他的变化,可还是觉得无能为力。每次回家,我都陪他一起出去玩,有时散步有时溜冰。我希望这个孩子开心,我的愿望就只这么小。功课好功课差不一样是我的弟弟!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有自己的方式。我对他,责怪还是有的,但是没有权利否定。只希望,选择用怎样的方式——积极

还是颓废——他能用聪明的表象来掩饰,以避免对其他人的伤害。

最终他还是上了个在我们眼里不怎么样大学,但是我们已经很庆幸。没想到这样勉强的结果竟给他的生活带来转机。就在这个我们觉得撑不起面子的学校里,他找到了自我。

我偶然的一次回家,是在他大学期间的第一个寒假,发现家中一个空房间里搭起一个野营的帐篷,旁边的画板有着生动但未完成的水彩画,地上凌乱地摆着涂料……俨然他是他为自己创立的一个小世界。后来他告诉我在他们园艺设计班,除去两个美术特长生他就是专业学得最好的一个。我很怀疑他的自大,后来一个搞美术的朋友来我家偶然看见弟弟的作品告诉我,他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

他终于找到能被人肯定的地方,自信和阳光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经常会主动打电话告诉我“他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他入党了”之类的消息。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成长,但同时也为他今年毕业是否能顺利地从学校踏入社会而担忧,直到前不久他告诉我他找到一份工作,工资在武汉还不算低,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发展空间……

原来他真的长大了,会成熟理智地分析问题,会主动地用肩膀挑起担子……

往事如烟

■ 邓彩霞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寄居到姨妈家。姨妈住在大西湖的农场里,那里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有奔流不息的河流。夕阳的余晖里勤劳的农人在田间躬耕的情景永远是我对乡村记忆中最美、最动人画面。往昔那袅袅炊烟与平凡的日子一起随风而散,善良、朴实、勤劳的姨妈、姨父,情同手足的表兄弟、表姐妹和我们共度的日子却总在我记忆的长河中徜徉……

我的姨父是援朝志愿军,复员后本在家乡公社当领导,后来农业学大寨的风席卷全国,就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姨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放弃职位投入如火如荼的农场建设中。在懵懂的我看来,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不仅故事多而且怪招也多,所以我对他既敬又畏。

小时候我不太会用筷子,每次夹菜时竹筷的张口大,菜却夹不了几根,有时甚至如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长辈没少教育,可是我的筷子功就是无长进。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姨父指着桌子郑重地告诫我:“你今天不要出去玩,去拿个凳子坐下。”我蒙住了,这个平日不管我学习的姨父今天难道是要我学习不成?我可是个板凳搁不住屁股的角。我一边照他的话做一边琢磨着对策。哼,你总要去菜园的,那菜园可是你的“乐土”,你哪一天能不去?到时候我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我假装老实实在桌旁,姨父端来一碗生蚕豆并拿来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噢,奇怪,原来不是要我学习!”我再次惊诧了。姨父也静静地坐下,平易地对我说:“今天,我让你夹豆豆玩,把这碗豆子夹到另一个碗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洞察着、企盼着这这只是个大人逗小孩的玩笑。他那不愠不火的神情告诉我,姨父是动真格的。我问:“那这个碗夹满了呢?”“再往空碗里夹。”姨父说:“你看,筷子是这样拿捏的。”他边说边示范。天啊!这大碗豆夹来夹去多没劲呀!但我还是被姨父的怪招镇住了,只好硬着头皮按着他的要求不断地重复着这个乏味的夹筷动作。豆子滑滑的,很不好搬弄,要夹住它真得要点功夫,为此我可付出了十二万分耐心。在此过程中姨父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离开去他心爱的菜园,我也便无机可乘。一上午终于过去了,可把我憋死了,我的筷子功倒是有了长进。

八十年代,番茄对我们来说可是美味的水果,小孩子总在茶余饭后吃一个番茄解解馋。夏日午后,我一觉醒来,嘴又干又涩,屋子外的表姐和她的弟弟正吃着番茄。我疾步上厨房,把手伸入菜篮里翻找,没有我渴望的番茄,于是,我踱步出门,奔向屋侧面100米开外的菜园。烈日下的番茄树散发着特殊而浓烈的清凉味,使人精神为之振奋。红红的果子羞答答地半掩在叶丛中,深深地引诱着干渴而嘴馋的我。我不停地翻起叶儿在地里挑选着,番茄一个比一个红,一个比一个大,我翻来找去不知挑哪个好。正在我踌躇时,一把萎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翻开一看,眼睛亮了,原来里面掩藏着一个最大最红的番茄,那可是我见过的番茄之最。那时我没去想这个可爱的尤物为什么被遮掩,摘下后就往嘴里塞,这个精选的上等品真爽呀,我吃着往回走。

回到家,姨父见我手上的大番茄问:“你这哪儿的?”“我在地里摘的。”我看他急切的样子诚惶诚恐地回答。“是叶子盖住的那个吗?”“是的。”“那可是我留着做种子的啊!你这孩子真是好吃不留种。为了防止你们把它摘了我才用叶遮盖的,哪晓得你却偏偏……”姨父急得直跺脚。我不知道,这个软果子还能做种子,那一刻,我哽咽了,嘴里多汁的番茄也因自己的过错而变得索然无味。

我“偷”吃番茄的事从此成了趣事在亲朋中传开,就如孙猴子偷吃人参果一样成为亲人相聚时的谈资笑料,而今每每想起这番情景,我总是窃窃地笑。

往事如烟,随风而逝;往事如烟,时而又飘忽而至……



永远的红蜻蜓 张笠 摄